

野叟曝言

· 理想藏书系列 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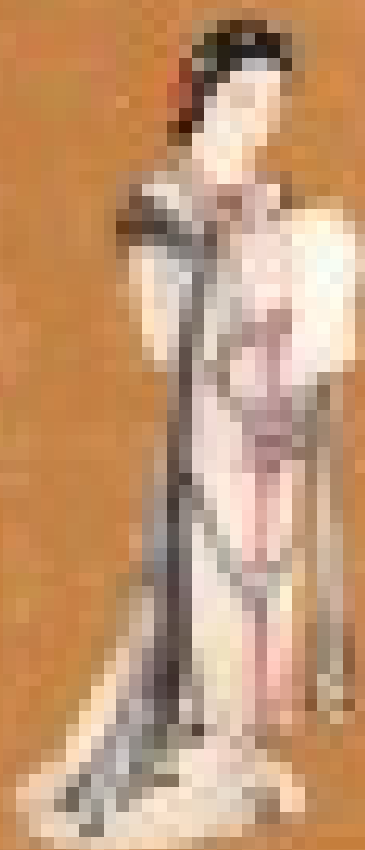
（清）夏敬渠 著



肆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野史曝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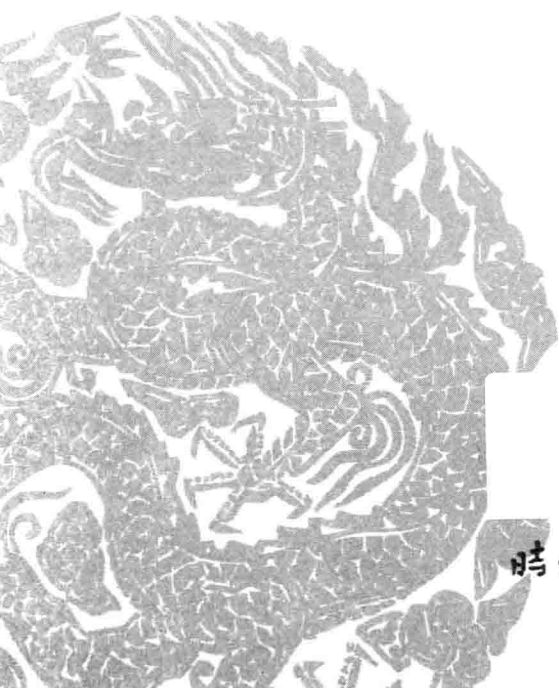


野史曝言

野叟曝言

(清)夏敬渠 著

第四卷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第四卷 目录

间字卷十六

- 第一百十九回 灭浙平倭归一统 论功行赏失双劳 (687)

第字卷十七

- 第一百二十回 执伞盖铁丐甘心 宴府第金蝉脱壳 (693)
- 第一百二十一回 五子说策请五湖 六女按名归六院 (699)
- 第一百二十二回 姊妹重逢惊智囊之远虑 主奴叙旧感镇国之深恩 (705)
- 第一百二十三回 两抄落卷小状元再占鳌头 一语惊天大驸马独蟠龙腹 ... (710)
- 第一百二十四回 疾丫鬟辞婚投水 圣天子减膳求言 (716)
- 第一百二十五回 素臣无处两释疑城 红豆天渊双钟贵子 (721)
- 第一百二十六回 五星聚井五星聚奎 三索得男三索得女 (727)
- 第一百二十七回 未鸾吹辞夫就婿 文按院借贼惊人 (732)
- 第一百二十八回 九岁孩童呈绝技 八龄女子害相思 (738)

一字卷十八

- 第一百二十九回 安富陈荣谋按院 善财龙女戏观音 (745)
- 第一百三十回 独桌待孙行激劝 一心忧旱起连遭 (751)
- 第一百三十一回 八片香肱脾神大醒 三尺瑞雪心结齐开 (757)
- 第一百三十二回 素父忽迷罗刹国 麟儿独上状元台 (764)



野叟曝言

中国古典文学经典

- 第一百三十三回 奚天使死成欢喜佛 木倭奴生作净光王 (770)
- 第一百三十四回 泰运将开囊括扶桑日本 疑胎乍脱血凝铁丐银儿 (776)
- 第一百三十五回 七年病遇三年艾 一世盲开万世明 (784)
- 第一百三十六回 舌战中朝除二氏 风闻西域动诸番 (792)
- 第一百三十七回 古佛今佛两窟俱空 君囿臣囿四灵咸集 (802)

奇字卷十九

- 第一百三十八回 九子夺魁会元复归门婿 百丁介寿男女尚轶外孙 (811)
- 第一百三十九回 四灵护贤母荣归 百诗颂圣君盛治 (819)
- 第一百四十回 哭覃古素臣发病 看余诗末子封侯 (825)
- 第一百四十一回 素父思亲成疾教子孙绝欲三年 圣君尽孝垂危闻冰渊忽驱二竖 (832)
- 第一百四十二回 马为月老侄得娇妻 虎作冰人叔收美妾 (837)
- 第一百四十三回 百世推恩侯伯子男递衍 千秋异数君臣后妾同筵 (843)
- 第一百四十四回 二老来归君臣同乐 双翎未展母后惧惊 (851)
- 第一百四十五回 毗罗袈裟见者惊为怪物 荷包珠帕拾即献入官司 (857)

书字卷二十

- 第一百四十六回 戏文一百出将生平事逐件重提 男女五十双把座中人当场现扮 (863)
- 第一百四十七回 五百道赐符三男同降 七十国献寿六宝齐归 (870)
- 第一百四十八回 番公主入门生子 文翰林跨海寻妻 (876)
- 第一百四十九回 九万里外塑生祠 百寿堂前开总宴 (881)
- 第一百五十回 三居次爱戏拜翁姑 两李生劈面惊新妇 (888)
- 第一百五十一回 两间房素臣辟鬼 百寿令文甲惊人 (893)
- 第一百五十二回 毁先贤豪客挥拳 开后局小儿言志 (899)
- 第一百五十三回 处士妹配合处士孙 神女风圆成神女梦 (905)
- 第一百五十四回 泄真机六世同梦 绝邪念万载常清 (910)

间字卷十六

第一百十九回 灭浙平倭归一统
论功行赏失双劳

郡主已被惊醒，见素臣惊疑之状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奴乃木难儿，即林天渊也。”素臣着急道：“谁知你也是改名易容的！但母亲当你女儿看待，我亦以妹视汝，即有君命，也该力辞，何以并不奏明，陷我非礼？”天渊道：“那年大姐到丰城来，奴起得一数，合为老爷妾媵。故在山庄，俱以妾礼自处。皇上赐婚，还是奴求皇妃代奏的，怎反肯力辞？奴与老爷，本属异姓，并未兄妹称呼，何有越礼？因见老爷执性，恐说明了，必不肯就婚，故奏明皇上，但说郡主，不说出真名姓来，这是奴的苦衷。乞向太夫人及各位姐姐说明，好出去相见！”

素臣叹口气道：“我去岁荐你入宫，一则护卫圣躬，二则欲俟立功后，奏请立为妃；因上皇疑忌，尚未奏闻。那知你弄这玄虚，如今生米已成熟饭，悔之无及了！但你这郡主，毕竟是真是假？怎样开口去求皇妃？皇上怎肯与你串通瞒我？岳父可是情愿？须一一说与我听。”天渊道：“奴因负救皇上，便认奴为妹，封为勇安郡主。知奴未字，要把奴配与北楚王世子为妃。奴才着急，求告真妃，愿作老爷之妾。又说老爷执性，要求皇上作主。皇上大喜，说：‘朕的性命，非此两人不生，当委曲成之！’奴在广西，就禀知父亲，父亲求之不得。出京时，皇上又许做主婚，有甚不情愿呢？”素臣因说：“尚主之礼，须十日后谢恩朝见。但我不比别人，你又非天潢一派，今日即当进朝。俟我回府，同见母亲可也。”因急起入朝。天子宣至幄前坐定，问：“先生已知郡主根源否？”素臣道：“已知，只觉赧颜耳！”天子命光禄寺备喜筵十席，送镇国府为团圞之宴。奏事官跪奏：“浙东已平，倭奴降伏。”呈上表章，天子看过，向素臣拱手道：“破降倭奴，果出先生预定之策！朕《四征不庭》之赋，益不虚矣！诸臣之功，朕已定有七案；今并定此两案，即当行赏。令钦天监于二十五日以后，择吉奏闻。”

素臣退朝，即同天渊拜见水夫人及合家眷属，无不惊喜。水夫人道：“老身还只疑是楚王郡主，却不道是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便住了口。吩咐素臣道：“我与你妇受封，不及诸妾；但母以子贵，凤、螯两孩，已经尚主，鹏儿亦荫锦衣卫佾事，均已身受朝廷恩赐。嗣后我与媳妇仍旧称呼；其余皆冠以姓，亦如所封称之。家人们称媳妇夫人，称刘媳为刘夫人，沈媳为沈夫人，任媳为任夫人。小姐及大小姐，称媳妇为嫂嫂，余称刘嫂、沈嫂、任嫂；惟大小姐与沈媳，仍以姊妹相称。林媳则我与汝及小姐等，俱称郡主，以尊朝廷可也。”素臣等俱俯首遵命。水夫人复取钦赐



内监官人名单看时，见单上开着：内监十六名：

文仁、文义、文礼、文智、文孝、文梯、文忠、文信、文友、文睦、文姻、文任、文恭、文宽、文敏、文惠

宫女十六名：

春桃、春杏、春柳、春薇、夏蒲、夏兰、夏莲、夏榴、秋桂、秋菊、秋罗、秋葵、冬梅、冬柏、冬筠、冬苓

问知是天子新题之名，遂不更改。派文仁、文义值大门，文礼、文智值门厅，文孝、文梯值二门，文忠、文信、文友、文睦值大厅，文姻、文任值宅门，文恭、文宽、文惠、文敏分两班，轮值素臣上朝公出。派春桃、夏蒲、秋葵、秋罗伏侍田氏，春柳、春薇伏侍璇姑，夏莲、夏榴伏侍素娥，秋桂、秋菊伏侍湘灵，春杏、夏兰专司素臣衣服，俟熊熊、乌乌回京，专司巾栉，留下冬梅、冬柏、冬筠、冬苓在房伏侍，派讫。天渊呈上媵嫁名单：

内监二名：文勤、文慎

宫女四名：雪鸿、霜雁、拂斗、翔凤

水夫人看过，将文勤、文慎派值书房；宫女四名，皆伏侍天渊。是晚，将送到御筵，分一席送成之、无外，因金相等家眷已进京，各迁居外城，故但送席与二人。一席送始升夫妇，一席送云北父子，一席送古心。留下六席，定天渊南面，专席，水夫人北面，素臣侧陪，合一席，遗珠、田氏分东西金坐，各一席，璇姑西面一席，素娥、湘灵东面合一席，五孙随父母侧陪，合家欢饮。众人细看天渊本来面目，但见：

蛾眉发彩，凤目生光；鼻倚琼瑶，隆隆贯顶；颧分泰华，岳岳成丸。凜凜霜颜，怒处一团秋气；盈盈花靥，笑来满面春风。樱桃口咄叱雷霆，曾从临浦城边，七擒七纵；杨柳腰迷离烟雾，似向灵和苑里，三起三眠。粉面初开，百媚千娇，细认当年罗刹女；猩红乍染，五风十雨，惊啼昨夜玉天仙。

天渊亦细看遗珠，但见：

脸不傅而自白，唇不描而自红；眉不画而黛色青葱，斜抹两条烟柳；髻不妆而香光缭绕，平堆一段巫云。怯生生体不胜衣，肩随斧削；瘦亭亭玉难盈抱，腰趁风轻。骨瘦神清，想倩女离魂，在那处曾窥半面；男装女扮，笑金蝉脱壳，只当前活现全身。方知这席上娇滴滴姑娘，便是那座中颤巍巍夫婿。

席散，素臣遵水夫人命，仍宿天渊房中。次日黎明，剿倭征浙诸将，同时俱到，素臣出见。礼毕，立娘、碧云、翠云、黑儿、翠莲、碧莲，俱先入内。于人杰禀道：“去岁十一月初九日，小道兄弟人俊到钱塘，时靳仁已得了浙江全省，令他兄弟靳信驻扎嘉兴，拨一枝兵由丰泾去取吴江，一枝兵由平望去取吴江，自己驻扎衢州，发兵去取广信，留小道们在杭城守。小道依着太师爷钧令，一面写起羽檄，去衢州告急，说太师爷已大破禁军，岛中危急，又遣别将领征苗的大兵十万，由淮扬而来，为捣巢之计，该速速回兵。一面令人俊领兵一千，至宁波守口。十一日，闽中兵到。十二日交战，人俊诈败，领上岸来，至东大门又败，破了宁波府。十四日，破余姚。十五日，破上虞。都是人俊诈败，领兵进城。十六日，到绍兴。绍兴府守将光是和尚，与小道们声气不和，便不许败兵进城。人俊便领着闻人将军一

野叟曝言

间字卷十六

枝兵，抄别路走萧山。林方、刘、朱四位将军，便留攻绍兴。是夜，山东三位女将军兵到，一位飞上城头，把索吊起，两位斫开城门，放入大兵，攻破了绍兴府。十八日，破萧山。合兵攻打杭州。小道假出巡城，于二十日夜，开门放进外兵。靳仁全家已搬入府衙，筑有内城，留守的和尚道士，剧盗盐枭，都有本事，急切攻打不破。亏着百姓们听见太师爷不日破岛，又有征苗大兵从淮扬杀来，旬日之间，已复了三府，知是天败，义兵纷纷而起，才把贼党杀散，将全家抄没。海宁、余杭、临安、富阳各县，俱闻风起义，各杀守将，以应天兵。小道们俱依太师爷钧旨，不留兵将守城，即择义兵魁首，给与札付，令其守城。一时各府俱有民兵起义，贼人号令不行。靳信自嘉兴撤兵回来，刚到石门，嘉兴守将已被义兵杀死。赛将军领着苏、松两路兵将杀来，靳信不敢回兵，投奔严州死守。靳仁前两次发兵去袭丰城，广信府守将俱不敢拦截，但守城池。廉都爷大怒，将守将拿问，另换了人，又把丰城义民韦杰、易彦、吉於公调去协守。此番兵去，便攻打不下。靳仁得了告急羽檄，又闻宁波已破，急急收兵而回。韦杰等复从后追杀，便至严州，与靳信合兵。赛将军兵驻塘栖，韦杰等又从兰溪抄出桐庐、富阳来，贼兵连败几阵，果然逃过江去，袭破萧山、绍兴，想从宁、台、下海，去投日本。三位女将，已遵令先期入城埋伏。福建六位将军，领兵围攻，女将内应，民兵复起，贼人鼠窜，尽弃辎重军装，直奔台州。大兵随后追袭，白将军又领着三位女将军，三千大兵，从海上杀来。靳仁屡败之后，复遇生力军前后夹攻，支持不住，都被生擒。一门四十八口亲丁，并法王札巴坚参，禅师和光，真人宦煮、聂静、孙玉，现解进京，婢仆、家财俱由地方官监禁封贮。廉都爷亲到浙江，权管抚印，现在查办委官镇抚，安插降人等事。小道们先赍捷奏来的。”

铁丐道：“况大元帅于十一月二十日至岛，知凶信是假，成了大功，比文爷那日见了海鹤的喜法，更是利害。照了文爷密札，派兵各洋埋伏。倭兵于二十五日到海州洋面，知道靳直已败，各岛已失，便要退兵。行长说：‘我们兵力有余，原只图他指明路径；岛中诸将俱护驾入都，正好乘虚袭破护龙。护龙一下，各岛势如破竹，据了各岛，便可出没山东、江浙等省内地，这是绝好机会，岂可错过？’关白大喜，二十九日半夜里，来袭护龙。四面伏兵尽起，况大元帅合卫婢子从岛中杀出，倭兵大败。一路追赶下去，方兄及各岛俱出兵接应，连胜了数十阵。到了崇明洋面，只认已脱虎口，复行练兵休息，要来报仇。元帅追兵已至，倭奴拼命恶战，亚鲁伏兵猝起，又败下去。到了松江洋面，只剩得几只船，还不心死，把船下碇，要劫掠苏、松沿海州县。又被三弟伏兵截杀，元帅及亚鲁夹攻，方才胆落扬帆而遁。又被咱领兵截住，三弟等追兵齐至，四面合围，倭兵杀剩无几，关白、行长俱带着伤，方始投降。靳直、景王各岛也有狠将，却从没这等耐战，一船一百个，杀掉九十七八个，存那一两个，还是狠杀，不死不休的！若非文爷妙计，如何胜得他来？”

素臣问：“日京、飞霞、亚鲁，何不同来献俘？”铁丐道：“元帅把功都归文爷及众人身上，不愿入朝；卫婢子要回辽东；亚鲁要在岛镇压；故没同来。”素臣大开筵席，内外款待。安顿铁丐夫妇在龙生原住独院，方有信与白玉麟同院，六雄一院，虎儿宿内书房，令凤儿陪侍，翠莲、碧莲、黑儿暂宿水夫人房中。于人杰兄弟辞归



神乐观。是晚，璇姑兄妹各叙离情，至三更天，方随素臣入内。二十二日，天生、飞娘先到。二十五日，土豪、奚奇等十二将，及春燕、秋鸿、熊、乌、飞卒俱到，复大排筵席，设宴款待。奚奇等十将，仍宿原院，元彪、宦应龙另住两院，令翠莲、碧莲出宿，黑儿归飞娘原院，留土豪入内，于天渊院中居住。是日，父女两人，亦讲话至三更方睡。

钦天监择于二十七日奏凯献俘；二十八日论功行赏。素臣于二十六日，以露布奏闻。内使监陈御座于午门楼上前楹，楼前设奏凯乐位，南设协律郎位，北设司乐位，稍南设献俘位，北设将校位，又北设刑部尚书奏位：皆北向；设受俘位于献俘位西，东向；设露布案于内道正中，南向；设受露布位于案东，承制位于案东北，宣露布位于文武班南，北向。二十七日清晨，素臣率诸将，陈凯乐，献俘馘于庙南门，社北门外，随天子告祭庙社，行三献礼，各祭毕。复陈于午门楼前，奚奇引吕虎及岑浚妻胡氏、妾十口、子岑啁、岑燧、媳二口，土豪引满鲁都、李罗忽亦思、马因乱加思兰，玉麟引靳仁、靳信并靳仁妻潘氏、妾三十口、子靳富、靳荣、靳信妻弓氏、妾六口、子靳华、靳廉妻史氏、妾五口、子靳宠及妻札巴坚参、和光、宦焘、聂静、孙玉，铁丐引关白、木秀、行长、宋素卿、倭将四名、倭兵六十五名，各侍立于兵仗之外。天子常服升楼。素臣于楼前就位，率诸将行四拜礼。协律郎执麾，引乐工就位，司乐跪请奏凯乐。乐止，承制官以露布付受露布官，跪受，中道南行，付宣露布官。宣讫，付中书省颁示天下。

奚奇、土豪、玉麟、铁丐各引俘至位，刑部尚书跪奏，奉旨满鲁部、勃罗忽亦思，马加思兰俱释还。岑浚妻胡氏、妾十口、子岑啁、岑燧、媳二口，俱免死，发交武靖州知州岑铎收养。靳仁妾三十口、靳信妻弓氏、妾六口、靳廉妻史氏、妾五口，俱给功臣家为奴。木秀、宋素卿、倭将、倭兵，俱监禁，俟颁诏日本降表至日施行。余俱依拟处决。刑部尚书承旨，将吕虎、靳仁、潘氏、靳富、靳荣、靳信、靳华、靳宠、札巴坚参、和光、宦焘、聂静、孙玉，俱交刑部侍郎戴珊、中府都督同知宁文，押赴西市，将靳仁凌迟，余俱斩决。免死各俘，皆谢恩，四拜三呼。奚奇等引俘退。素臣率诸将就拜位，舞蹈山呼。百官复行四拜礼。传旨：将法司勘定之臧宁、江彬、陈芳、王彩、武国宪、汪永、汪鉴一并处斩。赵武革职，永不叙用。天子回宫。即陈御座于奉天殿，设宝案，诏书案于殿中，诰命案于丹陛正中之北，宣制案于更北，吏户礼三部尚书位于殿上东南，大都督兵部尚书位于西南。应受赏各官拜位于丹墀中序立位之西南，受赏位于诰命案之南，受赏执事官于序立位之西，余陈设如朝仪。次日鼓三严，执事官各就位，天子衮冕升座。素臣率诸应受赏官入，分男女各就拜位。天子宣素臣至御座旁，赐坐，出钦定赏格令观，道：“此朕就各案合计并定，未知当否，今折衷于先生。”素臣惶惧谢，捧单看时，见单上开着：

一征苗，二卫官，三诛藩，四捣巢，五救劫，六迎銮，七靖虏，八平浙，九剿倭，八案首功一人：

镇国公文，征苗、卫官、诛藩、救劫、迎銮、靖虏、平浙、剿倭八案首功，旷古无匹，虽裂土封王无以报称，勉从谦德，略示优崇，赐号素父，诏表赞拜，皆不名，食禄吴江县，田赋岁禄如故；加封三代始祖为镇国公，妣为镇国太夫人，晋母水氏，

号宣成镇国太夫人；加封子尚宝寺丞文麟为吴江伯，锦衣卫僉事；文鹏为震泽伯。敕建崇功大德坊二座，官员下马牌二扇，尚方剑一口，精忠神勇首辅元功图书二方。

素臣看完，汗流浹背，伏地辞谢，至再至三。天子不允道：“周称尚父，鲁称尼父，齐称仲父；先生即逊于孔子，而功高尚父，远出仲父之上，又何辞焉？就坐。只得复看赏格。

四案有功四人：龙生，已加封，但加赐飞鱼衣一袭；赛吕，以总兵题补；熊奇，以京营副将题补；金砚，授镇国府中军参将。

三案有功四十人：林选，升授右府都督同知；金品，升授左春坊左

庶子；匡中，赐进士第，授翰林院编修，奚奇，授镇国府左翼参将；叶豪，授镇国府右翼参将；元彪，授镇国府左翼游击；宦应龙，授镇国府右翼游击；袁无敌、张大勇、李全忠、叶世雄，镇国府左翼佐击；华如虎、华如蛟、马成龙、马成虎，镇国府右翼佐击；文恩、文容，分授镇国府左右翼副总兵官；玉奴，已应封夫人，加赐锦缎百匹；阿锦，封奉恩夫人；男飞卒十人，分授镇国府左右翼守备；女飞卒十人，给事镇国府，赐三品冠带，及笄，分配男飞卒，封淑人。

两案有功二十四人：楚王，加封一子亲王；楚郡主，加封公主；林天渊，已封郡主；刘健，已升大学士；白祥，升太仆寺正卿；谢迁，赐进士第，授翰林院庶吉士；申田，改光禄寺少卿；刘如召，改授镇国府中军游击；闻人杰，以游击题补；施存义，以游击题补；吉於公，授镇国府长史；韦杰、易彦，俱以游击题补；亚鲁，授宣慰使司僉事，留岛差遣；熊飞娘，已封承恩君；赛奴，已应封夫人，加赐锦缎百匹；卫飞霞，已封承恩君；陆黑儿，已封奉恩君；春燕、秋鸿，加封夫人，升其夫成全、伏波为镇国府中军游击；碧云、翠云，加封灵勇淑人；碧莲、翠莲，已应封夫人，加赐锦缎五十匹。

一案有功五十五人：

征苗者二十五人：

王恕、马文升，已升侍郎；屈明，实授思恩府知府；羊化、羊运，升授各本卫指挥使；沈瞻，授镇国府中军守备；沈虎，授镇国府中军把总；干珠，以宣慰司僉事衔管峒长事；岑猛，实授田州土知府；岑铎，实授武靖州土知州；开易、封斗、锁住、索住、关保、萨保、松纹、陈渊，俱以宣慰司千户衔管各峒峒长事，由干珠派管；张显、锦囊、韦忠、奚勤，俱授镇国府左右翼守备；天丝、小躔、娇凤，俱随夫受封，加赐锦缎各二十四匹。

卫官者十四人：

徐武、马诚、宁文，各赏银五百两，蟒衣一袭；连世，已复官；皇甫毓昆，已升左副都；张定，已封侯；罗纶，升翰林院学士；连城，升翰林院侍读学士；东方旭，升侍讲学士；马玉、金玉冰，俱升授修撰；元领，升礼部员外；陈经，升兵部主事；云氏，封隐惠夫人。

迎銮者七人：

何仁，已升按察使；成全，伏波，已因妻复升游击；元思，已赐衣号；柏节、李信、梅仁，俱给赏银五百两。



野叟曝言

中国古典文学经典

靖虏者二人：

尹雄，已加封都督同知；邢全，以参将升用。

平浙者七人：

廉和，升宣大总督；袁作忠、林作忠、刘牧之、朱无党，俱授守备；于人杰、于人俊，俱赐紫衣，封高士。

以上应受赏各员，已升、已授、已封者，俱照原衔；余照现升、现授、现封之衔给予；应得诰敕，各赏冠带一袭。

素臣看完，见独遗铁丐夫归，知犹为岛中狂言之故，不敢代诉。但奏云：“诸臣赏格，由皇上钦定，至公至当。惟文容、云氏，似属过优。现在僧道，自法王至禅师，已汰除四百三十七人，喇嘛僧，七百八十九人，中国禅师、善世、觉义等僧官，一百二十人，自真人、高士、至正一、演法诸道官，一百二十三人；尚应渐次裁汰，未便复行增添。元思、於人杰、於人俊，应令还俗，予以流官。刘如召，系臣妾刘氏胞兄；沈瞻，系臣妾沈氏胞兄；沈虎，系臣妾胞侄，今俱授臣标游击、守备、把总，为臣仆文恩、文容、金砚之属，臣窃不安，求皇上改授别官，感戴无既！”

天子道：“朕不知刘、沈诸臣系素父至戚，如召既系刘夫人之兄，即皇妃之兄矣，更宜优叙，刘如召可改授中府都督僉事；沈瞻改授京营游击；沈虎改授京营把总；元思、於人杰、於人俊，可令还俗，以同知题补。至文容、云氏，则另有缘故；逆藩丧心，欲于十月十八日乱宫，若非此二人，则朕将无颜立于臣民之上，故不惜逾格赏之也！”

素臣顿首承旨，趋就拜位，率受赏官，行四拜礼。承制官称有制，素臣等皆跪，承制官唱行赏，素臣诣案前跪，吏部尚书授诰命，户部尚书授图剑，礼部尚书授冠带，刘健、徐武以下男女官，各受赏讫，谢恩退朝。惟元思、於人杰、於人俊、刘如召、沈瞻父子，系临时更定，应改日补给。谢迁系解元入监读书，本年正值会试，辞职就试，不受赏。楚郡主、林天渊及干珠等不到各员外，余俱各受皇恩，欢忭感激。素臣诸仆婢受赏者，至三十九人，诰命冠带，扛抬络绎，仪仗舆从，鼓乐导送，自朝门至府门，连接不绝。独有铁丐夫妇，白白跪拜，无赏可受，踉跄而归，不特新恩无分，连那岛中口授的游击、僉事，也寄在瓢底上去了！眼看着素臣合府，男的乌纱圆领，女的凤冠霞帔，人人满面春风；同院住的天生大哥，穿着飞鱼袍服，配着飞娘一品冠带，更是光辉；连黑儿也着起奉恩君冠服，好不显焕！夫妻两人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正气到要死不活的地位，忽听一片声：“传铁丐、立娘接旨！”两人料是补给冠带，登时红光上脸，眼笑眉花，欢天喜地的赶到大厅。只见两个内监执着酒壶、酒盏，素臣、如召、玉麟、有信等俱满面流泪，合厅男女惊惶失色。素臣口中说着，只求免他一死，两人方知赍的是药酒，要赐他自尽，吃这一惊不小，真如快刀剖腹，利箭穿心！正是：

驷马难追惟有舌，一言妄发便无身！



第字卷十七

第一百二十回 执伞盖铁丐甘心
宴府第金蝉脱壳

内监斟酒在杯，立逼跪饮。素臣再四求缓，欲为保奏。内监道：“这是上皇圣旨，万岁爷跪求不允，太师爷如何保奏得下？”天生、虎臣听到此处，知是无救，不觉放声大哭。飞娘抱住立娘，更是哭得利害。铁丐慨然道：“哥嫂兄弟哭也无益，咱不过是个叫化子，做了几年岛主，鲜衣美食，享用过来，就死也不亏咱了！妹子两回被文爷捉住，一百个也杀掉了，落得快活几年，又留了一个后代，还算便宜！只是那小钟馗，是要累嫂子抚养，留咱合你妹子一脉！大哥、三弟俱受皇恩，咱没一毫歹心肠，又有文爷鉴察，咱还有甚牵挂！君要臣死，父要子亡，拗得过去的吗？妹子，咱合你拜别了皇上、祖宗，往这阴司里走遭去罢！”一面说，一面拉着立娘跪下，磕了几个头，接了酒杯，一饮而尽。

立娘哭道：“只小钟馗在面前看一看，死也甘心！”铁丐接过那杯，把立娘一灌，说道：“死也须死个爽利，还说那闲话则甚！”两人立将起来，只见又是两个内监，捧着两幅白绫而来。铁丐道：“千死万死，只是一死！”一手就去捞那白绫。却被内监扯住，问：“吃了酒没有？”先来的内监回说：“已吃。”这内监便道：“太上皇旨意，是不肯吃酒，才赐帛自尽。既吃了酒，便用不着这帛，咱们须去缴旨也。”四个内监飞也似去了。铁丐道：“酒吃下去，怎不见动静？落得且别一亲友。”因拉着立娘先拜素臣，次拜合厅之人。立娘复进内拜别水夫人等。内外诸人，无不哭泣感伤。

素臣见文容站在身边，便令其备办后事，吩咐第一棺木要好。文容连声答应而去。素臣暗忖：药酒服下即发，何以迟缓若此？莫非是下的重药？与玉麟等猜想不出，忽见阁内送到旨意，将铁丐免死，革去游击，给事镇国府，充伞盖夫役；妻熊氏，充炉扇女侍；三年无过，奏请定夺。天生等一忧一喜：喜的是且全性命；忧的是屈辱不堪。转是铁丐、立娘毫不介意，只喜不忧。铁丐道：“咱不遇时，无过是个乞丐，要想替镇国公太师爷撑伞擎盖，如何能够？妹子两遍被文爷拿住，留得性命，便是造化！如今着他承值炉扇，也没甚吃亏！”立娘道：“还有一桩好处，是常听得太夫人的教训：小钟馗也得学着五位公子的好样。”铁丐道：“奉旨着你值炉扇，冬天提着炉，夏天执着扇，要时刻不离的服侍文爷，许你常到太夫人房中去吗？妹子，以后这文字要去掉，咱们只可叫爷了！”素臣道：“休如此说！称呼照旧，自不消说；连夫役女侍，也只存个名儿，真要值甚伞盖炉扇吗？”飞娘道：“文爷



这话却使不得！上皇多疑，方才若不是酒吃得快，这会子已都做了吊死鬼了！如今这旨，焉知不是赐酒之意！看二叔合妹子甘心不甘心？兼看文爷庇护不庇护？依咱的主意：文爷上朝公出，二叔便须承值伞盖，宴见宾客，妹子便须承值炉扇，一毫不可躲闪，方免得上皇疑心！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况且是心窝里敬服的人？该依着二叔的说话，才无后悔！”天生等俱说飞娘之言有理；素臣稟知水夫人，亦以为然。自此无人处仍然朋友，有人处居然與隶矣。

二月初一日，虎臣辞别回岛，去接家眷并带小钟馗进京。素臣休沐之期已满，入阁办事。因安吉前辈齿尊，逊使主笔。安吉汗流浹背，连连打躬道：“老朽衰庸，屡次乞骸，蒙皇上恩旨慰留，腼颜于此，还敢与及阁事！公相功德巍巍，且系两殿大学士，职本独尊，因奉有圣旨，阁中之事，悉由素父主持，自当独秉国钧。伊关公或可参酌一二；老朽惟伴食中书，于纸尾列名而已！”素臣因与希贤商榷，开出几件国计民生大事：

一、荐贤：理学：薛瑄、陈选、文雷、景山；文章：王鏊、文点、水唐、李东阳；经济：杨廷和、杨一清、谢迁；武勇：况如日、干珠；秀夷：关兰。

二、减赋：苏松浮粮，四川加派，江、浙马税，湖广盐课。

三、限田：每丁男一名，限田百亩；富贵家田逾丁额者，官为注册，许有丁无田，及虽有田而不及额者，照价买业。

四、备荒：山东已有大恩仓；余两京十二省，设仓二十八所，每所贮谷一百万石，以景王、靳直、靳仁各抄没家财内，拨出银一千四百万两，买谷分贮，设专巢、司官赈。

五、罢贡：各省府州县，每岁应贡土物，一切罢之。

六、均徭：一切丁银、班匠、改折等项，俱摊入田赋，作一条鞭征输。

七、禁罚：各省府州县一切问罚，永行禁革，违者论如律。

八、止赎：除律载纳赎，收赎、赎罪各款外，一切实犯罪名，俱不准输赎。

九、免民运：一切地漕银米，俱由官解，永革里长解京、通、淮、扬之例。

十、清官庄：凡诸王公侯驸马伯勋戚除原赐外，凡有侵占官民田产，俱清出，分别入官给主。

希贤写毕，素臣看过送与安吉斟酌，安吉极口赞颂，列名奏上。本日即奉旨准行。其荐贤款内，仍下内阁拟旨。因薛瑄年老，但赐几杖，加爵禄，取所著《读书录》等书，刊刻颁行，免其征送至京。陈选以詹事府少詹征，文雷以国子祭酒征，景山以国子博士征。李东阳升礼部尚书。文点、水唐、王鏊俱以翰林检讨征。谢迁现辞职就试，俟试后定夺。杨廷和升吏部左侍郎。杨一清以右副都御史，巡视九边。干珠升宣慰司同知，管赤身峒峒长事，兼统十六峒，凡云、贵、川、广四省铸、苗窃发，许便宜剿抚。况如日以宣慰司同知，管安龙岛岛长事，兼统七十二岛，凡朝鲜、扶桑、暹罗、日本、琉球侵畔，许便宜剿抚。关兰赐进士冠带，并其妻锁篁亦赐随夫七品冠带，驰驿进京，廷试拔擢。外又奉特旨加出，文真授国子司业，全性授国子小学学正，全身授小学学录。

素臣下朝，力劝古心就职。古心道：“辞卑居尊，益违初志矣！”素臣道：“皇上改修撰为司业，乃曲谅哥哥不乐仕进之心，故以师儒处之，非加秩也。既得依恃

野叟曝言

第字卷十七

叔父，复与好友至戚同官，皇上之为哥哥劝驾者至矣！若再投揭力辞，何异泄柳之闭门，干木之逾垣乎？”水夫人道：“你兄弟一门，俱受皇恩，我与玉佳复至深极渥，何可屡抗君命？速出就职，则臣道子道，两不悖矣！”古心乃不敢复辞。全性父子，亦被地方官催迫上道，于初三日进京。素臣迎候至家，开筵款待，只兄弟二人，三侄五子相陪。立娘仍欲执炉侍宴，素臣道：“此宴并无外客，断不敢屈！”力辞方退。席上，素臣细看抱愚，但见：

目秀而凝，眉清而朗；肉轻骨重，气静神闲。热不因入，梁伯鸾之灭灶；心惟守拙，汉阴叟之灌园。耻从裙带觅风光，肯说妻荣夫贵；欲向瑟琴求好合，难甘妇唱夫随。野鹤翩跹，落落显亲之座；负剑辟耳，依依严父之旁。不苟訾，不苟笑，俨如大圣人之居乡，恂恂如也；无失言，无失色，岂若小丈夫之处世，悻悻然哉！

素臣暗自喜幸。次日，一同入朝，因有古心在班，不敢就坐，天子命以屏风隔之。向素臣道：“令兄亦为朕屈，叨荣多矣！”素臣道：“臣兄之矜矜之见，臣实不能强；幸臣母侃侃责之，方出就职！伏乞陛下恕其屡次违命之罪！”天子宣古心至前，深加慰劳，云：“卿之高躅，朕固知非太夫人不敢致也！”是日下朝，门上即报，任公、任母并洪儒夫妇进府。素臣大喜，趋出大厅接见，各叙寒温毕。

任公即述知洪儒进京之故，未公为讲官时，例应荫子入监。因未生子，故未承荫；东方旭替洪儒在阁部两处料理，准了补荫，故来坐监。任公、任母想念湘灵，因亦同行。洪儒夫妇少年恩爱，坐监须得三年，方可排选，如何分离得许多日子，故此挈眷而来。是晚，复大开筵宴，内外款待。素臣陪着任公，进湘灵房内。因素文、晚香在房，与任母略谈片刻，把小舅子喜儿摸看一会，即辞出房。到水夫人正寝昏定过了，走进自己正房，只见田氏满面流泪，龙儿、麟儿四只小眼也有泪痕，连忙根问。田氏道：“妾身自归于相公，与家母、舍弟一别至今，从前还有音信往来，自避居丰城以后，连音信都不相通，想念已非一日！今见各房夫人骨肉团聚，独有妾身望远神伤，故生悲感。两儿抱足跪劝，因妾下泪，故亦有啼痕也。”素臣愀然道：“避居丰城时，因怕泄漏，不敢发书。以后出门，并丰城亦不能归，归只一日，即赴广征苗，进京勤王，山东去迎銮，延安去平虏，无一息之停，那得有工夫寄书候问？只前月十五回京，到京有半月余，应修书禀候，一则公私忙冗；二则因河南《乡试录》上，见有田宝名字，是河南彰德府府学附生，我疑心莫非即是宝舅？若果是他，必定进京会试。连日着人去寻他寓所，却总寻不着；所以尚未发书，非不念岳母及令弟也！”

田氏道：“妾身亦因相公事忙，连茶饭也不能从容入口，故未题及寄书；却不知有田宝之事。但兄弟是内黄县籍；也未必就把乳名作名。”素臣道：“内黄系彰德属县，原可拨入府学；今人以乳名作名者颇多，故我疑心是他。明日只消到礼部去查明三代，便知是宝舅不是宝舅了。”田氏收泪道：“但愿是他，不特早晚可以见面，又接续了祖父书香，就谢天不尽了！”素臣垂泪道：“你们的兄弟、母舅，俱有见面之期；只母亲的兄弟，我的母舅，今生未有见面之日，才是可伤耳！”两儿忙问田氏，田氏道：“五湖舅公性僻耽隐，挈家避世，不知所往；故你父亲心里感伤。”麟儿道：“鹏弟动不动说要学范大夫泛舟五湖，那知真有一个五湖舅公？这舅公既取这表字，只须着人向五湖中寻访，毕竟还访得着，父亲请免愁烦！”素臣转忧为



喜，抱置膝上，向田氏道：“此儿之私智小慧，亦可喜也！当即如其言访之。”

次日入朝，天子道：“新第已建，朕设筵为素父落成，令刘先生及皇甫、东方、洪、白四卿陪宴。请素父先行周览一遍，如有不周备处，即可添补。朕亦随后即来。”素臣叩谢出朝，即往新第。是并连三宅，正南照墙一座，彩画麒麟吐书。两边接着朱红栅栏，东西两坊，东标“功高北斗”，西标“德重南山”八个大金字。坊前各立硬牌一扇，上写：文官除科道内三品外二品，武官除公侯驸马伯内二品外一品，内官除秉笔司礼以下各员，至此下马。自二坊至大门东西各房厅，共四十六间；最上者，东曰长史厅，西曰中军厅，各五间；以下贡奏厅、巡捕厅、上号房、飞报房、当值房、买办房、副将厅、参游厅、把总厅、卫所厅、旗牌厅，各三间。大门五间七架，丹漆铜环，竖着“公相府”三字直匾。

门厅九间十一架，左三间额曰“文厅”，右三间额曰“武厅”，中三间额曰“吐哺握发”。二门五间，绿油铜环。大厅九间，额曰“补袞堂”。宅门五间。自大门至宅门左右廊房，各二十一间。宅门后，凡前中后三堂；前堂九间，额曰“日升”；中堂九间，额曰“安乐窝”；后堂九间，额曰“月恒”。三面绕以高楼。东前楼七间九架，额曰“潇湘”；西前楼七间，额曰“天绘”；东后楼七间，额曰“璇玑”；西后楼七间，额曰“素心”。正面后楼九间，中三间额曰“日观”，左三间曰“蓝田”，右三间曰“凤羽”。日观楼下开门出去，三面俱是从屋，正面二十一间，东西各三十五间，俱七架。

正面从屋一间开去，是一座大花园，园门三间五架，额曰“浴日”。进门而望，直北多山，直南多水，东则新英点点，西则古木章章。正南一亭，额曰“初览”。亭北有湖，湖心有亭，亭前有小舟可舫。素臣不暇游湖，由亭而东，红桥绿水，朱栏画廊，高下曲折，二十四间，即入东南之药墅。竹篱茅舍十间，为葺药人楼宿之所。墅中茅篷一间，四面开窗，额曰“乘兴”。墅内百畦药草，新发芽丝，青葱可爱。正东百花楼三间，三面揽万花之胜，一面撷百药之英。由东至北，一路柳荫尽处，即为射圃。圃堂三间，堂前一片平原，为跑马射箭之所。

北面皆山，磴路高低，峰峦络绎。正北半山一亭，额曰“北山”。亭下有洞，洞口亦镌曰“不贪”。洞中一泓清冷，壁上虽也刊着“香泉”二字，却清冽有余，温香不足。紫芝石室中虽也种有十数本芝草，更不若浴日山庄之多而且密矣。出洞，看着湖心亭上，有匾额曰“南湖”，与北山亭遥正对。走尽北山，向西一台，矗入云表，额曰“星台”。登台四望，不特合城全见，连乾清、坤宁各宫殿宇，俱在目中。素臣暗忖：此台惟妇女可偶登；即三尺童子，亦当禁绝，不使上也！台畔有屋三间，一间为“圭室”，以视日影，两间为止息之所。向西南行，万树龙鳞中，有一亭竦峙，额曰“万松”，与正东百花楼遥对。松尽即梅，向东皆竹，松竹梅花之中，有堂七间，额曰“诗社”。由社而南，即南湖之嘴，长桥飞渡，复有朱栏曲廊十六间，直通入初览亭。西阶园中，除射圃内一片平原，不生草木，不列屏栏，其余竹篱藤架，石格花屏，危磴飞棚，小桥曲岸，接凑参差于楼台隐现，廊院周遭，树木扶苏，花枝掩映中者，不可指数。加以云峰缥缈，烟水苍茫，锦鳞跳跃于南湖之南，白鹤飞翔于北山之北，青猿玄鹿，有兽皆奇，翠鸟红鸂，无禽不异，真个观之不足，玩之有余。

随素臣入游者，止文恭、文宽、铁丐、成全、伏波及男飞卒四人。素臣看去，不及浴日山庄是真山，水是真水，固不见其奇；文恭、文宽出入禁苑，亦属司空见惯；铁丐等只出没海山空阔之所，未见此等花攒锦簇世界，俱喜得抓耳挠腮，满心奇痒。花园三面高墙，南面中通正宅，东西两宅；后檐包束，不通东西。前楼后楼中，各有过道，通入从屋。由从屋通入东西两宅，后角门前。由大厅前两侧门，通入东西两宅前角门。东西宅二门，宅门，各三间五架，厅堂六进，楼屋一进，七间七架，到底廊房各五十间，东西从屋各七十间。正宅门厅两旁，左庙右社。家庙五间七架，中间始祖，旁四间高曾祖祢。社屋亦五间七架，中间土地，旁四间四祀之神。俱从门厅前两侧门通入。三宅连庙社花园，共屋七百六十四间，较亲王府制止少屋三十六间。东宅大厅曰“戏彩堂”，楼曰“博古”，有阡曰“课鹄”，亦与浴日山庄匾名无异。西宅大厅曰“改缙堂”。正宅各厅堂及两宅大厅，俱有灯彩。各屋内，床榻橱架，桌椅凳踏，盆桶箕帚，一切应用碗碟家伙，无不具备。安乐窝内，设讲堂一座，月恒堂设合欢床一张，日升堂内设伽楠榻一张，俱是绛红帷帐，织金垫褥，靠身倚手，尘尾唾壶，各色具备。东西楼下，仓库，庖厨、果药等房，俱磨砖雕花细做，以供上人之用。楼后从屋，亦设仓库，薪浣、庖厨、厩园等房，俱是粗做，以备下人之用。

素臣看过一遍，深感皇恩曲折周到。回至门厅坐下，令金硯往宫门探知发驾，即来飞报。令文恭去看东西两宅外及花园后新建府第，是何衙门。文恭道：“不须去看，是奴婢们知道的，东边是左翼副总兵官府，赐与文恩住的；西边是右翼副总兵官府，赐与文容住的；花园以后，朝北是中军左右各将弁的公衙门，两边带着制造军器、衣甲、旗帜、火药等库。”正在回话，内侍人等，已押抬酒席，络绎而来。须臾，希贤、金相、始升、长卿、玉麟陆续俱到，各向素臣致贺，内侍献茶已毕。金硯飞报，皇上已在发驾。素臣同众迎接。

天子坐着肩舆，只带两个女官，十余名内监，四员锦衣，二十名卫士而来。素臣等道旁跪接，天子令怀恩扶掖素臣，其余俱赐平身。诸臣随驾至门复跪，天子下舆，亲手搀起素臣，说道：“今日朕为主人，该素父先行。”素臣汗流浹背，固请上舆。希贤等俱为叩谢。天子道：“朕亦欲略观厅堂規制，不必上舆，竟占客先行矣。”因一手搀起素臣同行，直至月恒堂，方才放手，谓素臣道：“合欢床虽嫌于褻，却是上皇所赐，时一御之，勿辜圣意也！”素臣叩首谢。天子搀起，复道：“安乐窝讲堂，则出自朕意；太夫人海人不倦，故设此以安适其体。”素臣复叩。天子复挽而起道：“自此以后，皆不敢劳拜矣！”素臣道：“蒙圣恩赐第，不知伟丽若此！屋数既几等亲王，木栅丹门，复俨然王府，即此九间十一架，亦系公主府第之制。至两坊之额及下马牌扇，尤非臣子所敢居；俟稟知臣母，即当奏闻，撤牌换额，改去间架，方敢迁住！”天子笑道：“要尚主也不难，况两贤郎亦已尚主乎？本应如亲王之制，设四城门，建立三宫三殿才是；因体素父谦德，故一切从杀耳！惟各处匾额，间有出自朕意者，皆有斟酌，不可移易。其余则悉仿浴日山庄，以体雅怀。东宅以居令兄；西宅以处亲友；园内四隅，星台以便刘夫人玉衡之窥，药墅以供沈夫人金丹之用，诗社以为任夫人临文之所，射圃以备林郡主较武之场；四正之外南湖，川流之盛也；北山，冈陵之颂也；万松亭，以祝斯男；百花楼，以待诸女。文恩、文



野叟曝言

中国古典文学经典

容各赐一第，以夹卫公府，朝夕便于使令，此则朕区区之忱也。下马牌扇，已除去九卿科道，更属无庸固辞。”素臣感激叩谢，不觉泪零。天子道：“此何足感，欲报素父之功，则功高北斗；欲酬素父之德，则德重南山；惟铭之于心，永矢勿谖已耳！”

须臾，内侍奏请上席。天子复挽素臣之手，出至补衮堂，仍命东西列座。素臣抵死辞谢道：“即蒙恩赐，即为臣第；辱蒙圣驾临幸，已荣及宗祖，况敢易君臣常礼乎？”天子不得已，方居南面，希贤、长卿居东，金相、玉麟居西，东西稍下，始升、素臣分坐主席。席间，天子酌酒贺素臣道：“上皇命工部营建时，即朕于文华殿默祷。后上梁时，朕已嗣位，后于宫中祷祝，愿太夫人及素父均致期颐之寿，一门妻妾各享遐龄，子孙振振，世为公辅，以庇我国家。上天必能鉴臣诚意，赐素父无疆之福也！”素臣惶悚奏谢。

天子道：“素父首陈十事，百姓如解倒悬，讴歌载道。朔日所陈十事，诏书才出，百姓即式歌且舞，以为唐、虞复见。民心即天心，民心之感素父者如此，天心可知！保佑命之，自天申之，有心致之理，朕岂为虚誉哉？其加素父少师，赐纳降童男女婢各二十名。”素臣力辞道：“前后二十事，刘、洪、皇甫诸臣，皆曾参酌，功非臣一人所得攘！况言之者臣，行之者君，非皇上圣明，毅然力行，则空言无补；是百姓之歌舞，皆由皇上汪涉，臣何力之有焉！”希贤等俱奏：“非素父之贤，不能敷陈国计；非皇上之圣，不能施济苍生；君明臣良，诚千载一时也！臣等滥厕台司，一词莫赞，深切悚惶！”天子道：“臣则诚良，君则未可谓明；惟望诸卿交赞，以匡不逮耳！前日论功行赏，将元思等仍赐衣号，幸素父指出，得免过举；但案多人众，恐尚有遗漏，诸卿如有所见，不妨直陈也！”

希贤等俱知所遗者，铁丐夫妇；铁丐现在阶下，天子岂不知之？出自上皇，何敢议及！因奏称：“卿士将弁，有功俱已遍论；从征军士，亦各就各案，分别等次，给与功牌，并赏一年钱粮，亦无遗漏。但臣等只据册核查，各案俱身亲其事者，惟素父一人；有无遗漏，还须素父确陈？”素臣道：“生人并无遗漏；所漏者，惟鬼神及物类耳。雁奴洞中，有一土神，即系自祥家仆陈渊之妻慎氏，登莱海中，有一老蚌，名玄阴姥，天阙山有一神猿，系于珠之母，孔雀峒有一神虎，系峒民引五之母，臣厩中有一黄马，即系神虎所生，皆有功于国，有劳于臣；因非生人，漏未入奏。”因把各前事，逐件奏闻。并奏：“臣自广入京，曾许臣马八拜，以酬天子道：‘鬼神默佑，异类效灵，虽皆素父德政，有功于国，合加封赏。其封玄阴姥为护国感灵太君，宵光为护国灵明君，辟暑为护国灵惠君，慎氏为护国贞烈淑人，加授陈渊宣尉司佾事，神猿为灵智夫人，神虎为灵勇恭人，授其子引五千户职衔。至于黄马，朕非其力，断无生理；不特素父欲践前言，朕亦当拜谢其劳！’因命内侍，速往镇国府召来。素臣命金硯随去牵拉。”

君臣等一面商榷，一面饮酒，肴已尽陈，汤饭俱毕，撤换正席，天子更衣，复赐素臣教子升天蟒衣一袭，通天犀带一围。素臣换去鹤补玉带，谢恩甫毕。内侍已报马到，天子令拉至厅上，便欲拜谢。诸臣俱奏阻道：“马虽有功，究属畜类；以天子拜之，恐非典礼！”天子道：“迎猫迎虎，畜类亦入祭典，极好典证。素父可拜，朕实受其赐，何独不可拜？”素臣道：“臣为皇上故，故可屈体；皇上至尊，不可屈体于

